

我读潇潇的诗陆陆续续读了一个多月,甚至外出时也带在身边。首先,我注意到潇潇与冰心老人的那张合影,冰心老人正在读她呈送的诗,而潇潇怀抱着小动物端坐着,神情有些忧郁和拘谨。我看了这张照片后在猜测,因为女诗人是在一个年迈的圣者面前,冰心象征着一种普遍的爱心,她想以冰心老人为榜样,流露出虔诚,但又仿佛染上了一点惊慌和默想的神韵。倒是冰心老人并不知晓有人在拍照,正非常投入地读诗哩。

我们能够活生生地与世纪老人见面的机会并不多,或者就是见到了,也不以为然。而潇潇恰恰不是这样,她的心怀里有所拥抱。瞬间我又在猜想,那时候,她甚至不知道脸上到底该有什么样的神情才称最好,因此,我看出了她的诚实。

她送来的诗集复印件上还有很多照片,我说到照片,容易被旁人戏称为光看照片不读诗。她还在一座高大的古代塔楼前面弯着腰伸出的身子,分明让我感到她挡住了塔楼有些过意不去,又有些调皮,她进入画面时刻的那么一种神态的准确性,令我惊异。

于是,很自然地谈起她的诗,我要看看“照片上的小丫头”,究竟在说些什么,她的眼睛朝上看时,目光全是忧郁。她的诗几乎要抵达,几乎要抵达什么呢?我在黄昏时刻发信息告诉她:“几乎抵达心灵的创伤。”她回复信息也承认了。

我们普遍流行的诗歌精神习惯是:我们写诗,开始于我们的悲伤,然后慢慢地平息了悲伤,变成了一个大气磅礴、思想深刻的诗人。潇潇的诗歌路径恰恰相反,她的诗歌岁月多长,她的创伤之痕也就多么绵长,眼看她就要登上了泊有创伤之源的那个辉煌峰顶。潇潇说:

正如一些词根不能抵达诗歌——《氧气》

这个体会该有多么珍贵。但也容易被忽略,她所指的“有些词根”大概是属于身体写作那一类,而为什么就不能抵达诗歌呢?依照诗人的本意,甚至也可以说,有些词根就不能抵达心灵的创伤。为此,为寻找真正诗歌的词根,在诗歌的道路上,她跑了无数的地方。

开始,我以为为潇潇只是一个爱整洁的诗人,她对于整洁的描画,令人心颤:轿车刷白,停在干净的风中

——《逃亡之夜》

在这颗整洁的心灵里面,她认为,任何事物,只要一停下来,就必定是干净的,或者,看上去是一个静物,却还在静悄悄地打扫着周围。她还说:

流水把枝杈细节洗刷干净
同时也拿走了最初的贞洁

——《古琴》

潇潇的许多诗都像在大扫除,在不辞辛苦地忙碌。这真是诗人在清扫栖息之地。

开始我也以为:我们很多诗人伴随着很多不干净的词根竟然能睡着,或者干脆就让自己变成不干净的词根,“脏兮兮”就是我们的归属,谁要试图在这里面清扫点什么,他们说:“不,这是我们的所在。”在一个真实的底礁上,我们已经实在没有办法再脏一点,这就是诗歌的困境。

笔者曾经有幸送潇潇去机场,她指着茶几上的水果说:“你带回去吃吧。”因为走得匆匆我没有带,我感受到了诗人在离开一个地方前夕的良好习惯,也许她在想这些水果过几天在房间里会“烂掉”(我完全不忍心用这个词)。当她在外面奔波,水果的气息弥漫着房间,这多么让人不放心啊。潇潇是一位时刻都在预见着什么将要发生的诗人,这已溶化在她的日常表达之中。

她预见事件将腐烂。与我们诗坛上的诗人就直接生活在腐烂之中有

落在高处的诗人

梁小斌

着根本的不同,类似于我们的诗人在诗坛某处,把某个理论角落搞得乱七八糟,然后拎着皮箱就跑。在临跑之前,我们审视房间,我们能预见到什么,我们都闻不到,因为,没有什么东西,能在我们走后,发出令人颤栗的芬芳。

我也大约知道了潇潇的经历,她并不是生活在只是干净的恭养处优之中:就在昨日我还是一个甜蜜的词而在今天
我哭哭啼啼
浑身上下透着病态的光辉

——《死亡的天使》

这里,一个哭哭啼啼的诗人几乎要被世间的苦痛弱化为一个平常的哭,但是高度警觉的她,在哭啼中仍然不忘“病态的光辉”,潇潇的身影在这里进入了一个语言的迷宫。她完完全全可以哭得一塌糊涂,哭得非常难看,但是,她选择了尊严。

我不知道这是否源于俄罗斯诗歌的精神和气质,在俄罗斯监狱里的十二月党人,就这么端坐在牢房一角,连自己打一个喷嚏都认为是对人的尊严的侮辱。这种气节演绎到当代受到了诗坛前所未有的抵制,在我们诗歌的汪洋大海中,潇潇轻轻地说了一句类似于出土文物的诗句,这个诗句几乎也要被埋葬。

说到埋葬,有一双无情之手试图要把她的头按下去,要她难看地哭。前面说过,潇潇酷爱向上看,她向上看时,最为高度的总结是:

所有的冰雪落在高处

——《冬天》

这句诗堪称经典,我真愿意不厌其详地说上几句。我以前也曾经写过雪,我的雪不是落在木桩,就是落在大铁锅里。我们的雪看似落的地方很生动,实际上我们并没有见到过雪,我们的眼睛从没有朝上看过,我们只是根据雪的认识来描写雪,只是生动一点罢了。潇潇告诉我们:在雪的所谓生动覆盖下还有一种雪,是我们在逃避时刻,永远无法看到的雪。见到了落在高处的雪,几乎就见到了我们心灵的创伤与灵魂的飞翔。是的,潇潇在视雪为傲慢的世界时,她并不诋毁雪。

因此,我也想看见落在高处的雪,也希望雪落在身上,我拍拍身上,没有拍下什么,因为我是在雪停之后才进入雪天,然后写雪。

“雪落在高处”,依我看,比我那句“中国,我的钥匙丢了”更有玄机,并富有无穷奥妙。这个奥妙是什么呢?潇潇说:

我早已不再是语言的孩子
蜂拥的文字是一群活灵活现的巫师——《当你……》

我气沉丹田,伤痛从地上涌起

——《伤痛》

她的这些说法,表达了她对于诗歌语言已掌握之后的一种自信,并指出了她要将这些语言视为己有,向世界重新吐露而出。

但我要说,巫师是危险的。巫师的厄运在中世纪早有记载。巫师在最早出现的时候并不危险,因为他只是传到了神的旨意。可后来,这种旨意传达在巫师那里变成了巫师自己的话语,任何话语,如果属于自己将有灭顶之灾,在这里,潇潇相当有预见性。

潇潇的诗歌与当下诗歌相比较而存在的意义在于她奋不顾身,并且不顾

落在高处的诗人

疼痛地捍卫着心灵的素白。她的诗歌里频繁出现的疼痛感,不断从刚愈合的创伤中又涌现出来,我们目前尚不十分清楚她每一次疼痛爆发的确切时期和疼痛感的具体缘由,但每一次的疼痛肯定比前届的疼痛要更加触目惊心,让我们感到更醒目。她酷爱疼痛的目的是什么?

走过这里,血从我的疼处
流得满树的果实鲜红

——《气候中的女人》

原来,她的疼痛是为生命果实的壮美而竭诚服务。

潇潇说:“如果疼痛不能为一种异乎寻常的大美而反复流血,那么这种伤口是没有意义的。”潇潇对于疼痛的反复表达,从表面上看,她是钟情于此,其实不然,她是进入了一种关于疼痛的广场或是学校,或是叫做殿堂,她在反复温习着自己的痛。她说:

让我独自在精神上流浪
在膨胀的痛苦中成長

——《双重风暴》

因此,潇潇的诗歌能够独立存在的意义自然也就凸现出来了,她在为她的雪能够落在更高的地方,她的诗歌能在灵魂上飞翔做前期准备工作。潇潇的诗在诗坛上属于一个较为偏僻的地域,她的诗歌精神更像是一个地方的名字,只能在精神的版图上找到她。我说这究竟是什么意思呢?潇潇的诗歌疆域看上去不大,但她几乎抵达炉火纯青,现在已经到了淬火的时候。大部分诗人现象与此相反,当他们以为需要淬火的时候,却意外发现,其实本身却无丝毫热量,或热量不够,因为很简单,他们没有准备好,他们没有度过漫长的准备,也就是修炼时期。潇潇在度过时光,而我们则在数着岁月,永远数着岁月,无力将它转换为时光。潇潇,她首先是一个让自身像一



红脸人系列之四

张瑜娟 绘

世界上的人都喜欢看风景。写作者往往在风景中找到生活的感悟,而画家则在风景中去寻找构图。不是所有的风景都能写成诗,亦如不是所有的风景都能成为画家笔下的形式。

一个词根那样变得饱满的诗人。

感谢此时活着或者死
多么偶然又刻骨的幸福

——《冬天》

这是一种探寻到诗歌真谛后而情不自禁表达出来的幸福感,接近于人生真谛的感悟。感悟是为了什么?是否有急切的心情,希望能传达给别人?如果我们都是聋子,她又该怎么说?诗歌说到底就是诗人获得幸福感之余,继而把一种前导征兆打入聋子耳朵的语言艺术。世界对于潇潇来说是已知的,用已知的词根来说明未知的事物,这需要多大的耐心啊。

因为潇潇向我描述过天舞台,我生怕被误认为渺小,而硬说自己被感动了,硬说自己看清了生死已无界线。当我希望为一种大美而欢呼的时候,她却沉默着,过一会儿却说:“希望能有一种足够的语言力量,让我心甘情愿地走向天葬,语言到能够说服人为止。”这话说得多么好啊。

为了读懂她的诗,我将诗集页码全翻乱了,再交还的时候,甚至也没有整理好,总有一些珍珠式的诗句从页码里蹦出来。当我准备将它们串起来读的时候,又发现这里又有一颗珠子尚不在线上,于是又得重读。我以前不曾系统读过女诗人的诗,女诗人的诗歌特质在有些地方较感陌生。

我想,潇潇也许就是我们这个时代诗歌的词根。她本身就是一句修饰,而且是她创造了修饰,只是目前,她在飞向未知事物的途中,那个未知事物对我们来说,是正在逼近的事物,我们不明白在什么时候它将落在我们头上。在命运降临到我们头顶之前,潇潇有能力给予阐释。她的确是落在高处的诗人。

张锬先生不仅是个追梦者、寻梦者,更是一位务实者、实干家。如今,既能写作又能为文坛办实事的作家是极少的,但张锬是突出的一位。正因为张锬善于实干,所以他的梦想正在一一变成现实。

从一九九四年春天起,张锬建议我到中华文学基金会协助他做点评奖、编书的工作。我欣然前往,因此我与他有了近二十年频繁接触的机会。现据我亲见亲闻,把张锬兄当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常务书记,中华文学基金会常务副会长期间所干的实事、所做的贡献,简要忆述如下。

是他创建了中华文学基金会,为当代文学搞了许多极有意义的活动。是他克服困难,在什刹海边,体校西侧创建了“文采阁”——在中国作协大楼十楼会议室、现代文学馆多功能厅启用之前,那里一直是首都文学活动的重要中心。是他创办了“庄重文文学奖”,今天多位全国各地的著名作家,都是一奖项的获得者。是他创办了“姚雪垠历史长篇小说奖”,唐浩明的《曾国藩》、王梓夫的《漕运码头》、熊召政的《张居正》,都荣获了此奖。是他和李茂林、王蒙等人一起,倡议用募捐方式创建“育才图书室”工程,至今已向贫困地区学校捐献了数以万计的图书。一九九四年初夏,是他创办了编辑出版“二十一世纪文学之星丛书”工程。我在今年初出版的《世界美文观止》“前言”中,特别提到了张锬为这套丛书作出的巨大贡献。我在“前言”中说:“自一九九四年夏天起,中华文学基金会在老作家冯牧、袁鹰、张锬等人的领导下,创办了一套‘二十一世纪文学之星丛书’,为优秀青年作家出他们的第一本书。近二十年来,已出版了一百七十多本,推出了一批文学新人,已成为当代文坛的骨干成员、中坚力量。如获茅盾文学奖的军旅作家徐贵祥,现已荣任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主任;如出版了第一本书《秋风庭院》的王跃文,现已升任湖南省作家协会常务副主席,《文学界》杂志社社长;如出版了第一本书《美丽奴羊》的红柯,现已成为当代著名小说家、陕西作家协会副主席;如为他出第一本书时正在当中学教师的石舒清,现已成为宁夏作协主席;而胡平、何向阳、彭学明等,后来担任了中国作协创作部的主任、副主任……其中获鲁迅文学奖的人,更是很多。可谓群英荟萃,人才辈出。张锬是这套丛书的首创者,其功至伟。”

张锬是个爱才若渴的人。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文学新人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张锬和冯牧一样,他写了一批推荐、鼓励年轻作家的评介文章,为他们鸣锣开道。比如河南作协主席李佩甫先生。张锬不止一次对我说,河南作家除张一弓外,李佩甫最有出息、最有潜力。后来佩甫写出了《羊的门》、《城的灯》,充分证实了这一点。张锬有一对伯乐的慧眼。如今的报告文学评论家李朝全,我认为也是他带出来的。他尤其欣赏路遥、史铁生的作品。爱屋及乌,他对路遥和他女儿路茗茗以及对史铁生的日常生活,关怀备至。路遥去世后,张锬的家成了路遥女儿在北京的客栈,还找到著名的潞河中学让她上学。凡此种种,都使我非常感动。此



张守仁

追念张锬

梦想正在变成现实

外,张锬还领导我们举办了“中美文学交流奖”。一九九四年底,我和文学部的同事聘请北京外国语大学校长王佐良先生担任评委会主任,请叶君健、冯亦代、袁可嘉、屠岸等老翻译家当评委,为翻译了《红楼梦》的杨宪益先生颁奖,为翻译了《水浒传》、《创业史》、《林海雪原》、《保卫延安》的沙博理(Sidney Shapiro)先生颁奖,为翻译了惠特曼《草叶集》、艾略特《荒原》的北大教授赵萝蕤女士颁奖,为翻译了斯诺先生《西行漫记》的董乐山颁奖。还设立了“理解与友谊”国际文学奖,为美籍华裔作家韩素音女士等颁奖。

由此可见,张锬除了写出大量作品之外,还干了许多实事。这尤其难能可贵。我们在讨论张锬文学创作六十五年之际,对他把梦想变成现实的种种努力,应有足够的评价。

我和张锬同龄,他长我半年,是我兄长。他对我的提携、帮助,我铭记不忘。空话无用,实干兴文。我们要向张锬的实干精神,向他那种脚踏实地、化梦想为现实的切实行动学习。

张锬兄,我们怀念你!

朝花夕拾

外滩,或者镜子

语 伞

外滩,沉默为礼物——
一条绣着灯火的围巾,凿穿浓重的夜幕,奔向比青年时代更多的光,渐渐归零,成为镜子。

四月更新了去年,词语手足无措——
一个城市的新生植物,已逃出平静的形容词,滑入急促的动词里舒展时尚的叶子和枝条。

我心微颤,隐匿镜中,成为介词——
成为江水、晚风、汽笛、广告语、大厦之间的中介物?

外滩之镜,洞见这个城市的意象太过于繁复,记忆痕迹的姿势显得拘束,打乱了春天来临以前的秩序。

名词已集体中毒……
自然憔悴,我成为秘密和羞愧的容器。

企图驯服影子的人,开始在嘴唇上举行假面舞会——
石头:谁会扑进别人的火海焚烧自己的内脏?

镜 子: 眼

心香一瓣

马语三章

墨未浓

原形毕露。
草原之上,她放慢匆匆的羁旅,低下昂贵的头颅,轻轻地,轻轻地吻了一下露珠滚动的花蕊。

快马加鞭

天不早了,月亮挂上了树梢。黄狗蹲在马厩旁摇着尾巴,马还没有抬起头。缰绳握在谁的手里,那个握缰绳的人还没有系上鞋片子。去路凹凸渺远,天亮之前,能否听到急促的马蹄声声渐趋渐近?

这些都不想了,马知道该怎么走,马的嘶鸣会送去好的消息。谁在那里等候,谁望穿秋水,谁盛上大碗的米酒在盼一个人,马默念心中。

鞭子搭在了肩上,很长的鞭梢垂到了地上,划出了一道深深的印痕。马不看鞭子,马不管鞭子的事情,马只管走自己的,马很自信。马知道路是走出来的,或者跑出来的。马很多时候低着头,马即使抬一下头,也不想看得太远。

马知道,只有看清脚下,才不会

被绊倒。
马知道,前方太虚幻,雾气太重,眼光很难穿透。
天真的不早了,马走一步嚼一口嘴里的草料。脚下的绿草早已挂上了晶莹的露水,月光如纱,笼罩着夜行的马和它的主人。马走一步看一眼脚下的露水,露水像一面镜子,映照着重走动的影子。

鞭子在主人的肩上搭着,没有挥一下。马知道自己该快还是该慢,马能听得到主人的喘息。马走几步跑几步,在它心里有一杆无形的鞭子,调节着它的步伐。马比谁都清楚,在天亮之前,一定要到达那个地方。

驱马难追

有一种对峙是波澜不惊的,一棵树注视着另一棵树。风儿吹不动树干,枝枝桠桠的摇曳成了不什么气候。

树是有思想的,树的思想在沧桑的年里。年轮里有益,在树干的外边,在树皮的裂缝里,凝结成琥珀一样

的冰晶。
冰晶是树的泪花,树也想说话,想来想去还是没有说。树怕说了不好,说了就凝结成琥珀一样的冰晶,像鼎一样矗立着。另一棵树能听得到,也能看得到。听到看到就记在心里了,抹也抹不掉。

所以树不说话,怕说不准,说准了又怎么样?

所以树很镇定,镇定得有些可怕,镇定得有些奸猾,镇定得有些顽固不化,镇定得有些唯我独尊,镇定得有些看破红尘,镇定得有些……哎,真有些像牵人魂魄的恐怖片。

风儿有些轻狂,风儿不怕事,风儿对树说:伟大的树啊,挺拔的树啊,茁壮的树啊,威武的树啊——你舞起来吧,你摇起来吧,你唱起来吧!你是老大,世界因你而自豪,你还有什么怕不怕?

树依然岿然不动,树依然缄口不语。

树心里很亮堂。树知道,树要为马负责,树怕难为马,树怕累死马。

凭海临风